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楊秋舫

陳心農，名文田，字亦秋，古越名下士也。少居會稽，擅山水之勝。家有園囿，泉石奇古，花木蕭疏，樓台亭榭，曲折幽幽。其讀書處曰綠雲窩，尤雅緻。高樓五楹，藏皮書籍，牙籤玉軸，秘帙珍函，殆難勝數。先世本擁鉅資，至生已少落，然猶甲一郡。

生以應試赴杭州，僦居環碧山莊，固郡紳之別墅也。林樹蔽虧，頗堪銷夏。生於六月間先至，意蓋在避暑也。既至，屏絕交遊，日夕誦讀。所居距荷池僅數□武，時正花開，清風徐過，芬芳遠徹。

一夕，月光如畫。生浴罷納涼，宵深未睡，憑闌望月，觸緒興思，憶遠懷人，頗涉遐想。忽見池邊有人影亭亭，徘徊往復。諦視之，高髻淡妝，彷彿絕妙女子也。生思：「素日並無婦女來此，況乎夤夜哉？當必有異。」潛出覘之，掩至其後。女子亦不驚避，轉身向生曰：「適從何來，奚相逼之甚也？」生於月下觀之，秀眸皓齒，明艷若仙，不覺神為之奪。長揖謝罪曰：「此是吾家庭院，與卿素昧平生，不虞卿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」女曰：「妾屬君之西鄰。當君未賃此屋之時，恒來游玩，或賞月看花，或登樓蕩槳，惟任妾意之留連，園主人從不一問也。自君至此，絕跡弗來者，□日矣。今夕月光皎潔，適經亭外，陡聞花香參鼻觀，冒嫌偷涉，宜取諒於俗流也。」生笑曰：「卿的是雅人，然何由稔吾俗哉？請毋妄相唐突。余住此間，亦可半作主人。顧有花不可無酒，有月不可無詩。觀卿吐屬，必嫺吟詠，何不屈降齋中，一洗小生俗氣哉？」

女亦不辭，隨生入室。翦燭近觀，益復媚。女見生齋陳設自鼎彝琴劍外，多異書古帖，隨手取一編，乃《杜少陵集》也，評殆滿，悉中■要。笑曰：「適言誤矣，宜君之不甘居也。特相君衣履，尚有執習氣耳。」生呼僮僕設肴饌，羅酒漿，延女入座對酌。女曰：「雖係杞菊比鄰，究屬雲萍暫合，何可男女同席，致愆禮儀，俾貴紀綱見之，疑妾為勾欄中人作酒釀女錄事來哉！」生曰：「侍役盡可遣去；園中門已下鍵，又何慮他人來？正堪遣此良宵，以一樽為卿壽，奚必效世俗兒女子態哉？」女乃偕生對坐，然容頗忸怩。生以白玉環滿注醇醪奉女，女亦不辭，一吸遽盡。三杯之後，漸相歡謔。生曰：「卿既言是西鄰，敢聞芳姓。」

女自言：姓楊，字秋舫，小字蓉寶。父工刀筆，為人幕賓。所生母早已逝世，今惟繼母在堂耳。相待頗薄，寒暖有無，初不關意。父有妾曰巧娘，私相贈遺，時加慰恤。言次，淚婆然。生曰：「後來但得一快婿，何足慮此哉？」女曰：「人以心事相告，乃加奚落，君真可謂敝人矣。」即起欲行。生強捺之坐，亟行謝過曰：「是亦實語也。」於是洗盥更酌。女量殊豪，罄無數爵。生已玉山將頹，而女絕無醉容。因於生讀書牀畔翻生書籍，見《浣溪紗》一闕云：

夜靜長廊月滿齋，輕風搖曳簾簾開，□年前事繫人懷。

容有傷心應訴與，杳無形跡費疑猜，冷清清地夢中來。

女亟贊其佳，問生曰：「此為何人而作？」生曰：「余於□年前夢游一處，畫棟雕樑，瑤台貝闕，有似王者所居。中有一人，霞■雲裳，丰神絕世，視余而笑。旁有告余者曰：『此君室人也，□年後必應斯佳兆矣。』以是人手中所持玉如意轉贈余，簾外忽有鸚哥聲喚『茶來』，余遂遽然而覺，常牢記之不忘。昨宵讀書偶倦，瞥睹一美人探首簾際。余招之入，嫣然一笑而逝。視其貌，則依稀昔日夢中所見者也，余故有感而作此詞。今夕得逢卿來，是亦先機之兆，不可謂非前緣也。」更闌漏永，女辭欲去。生把臂堅留之。女殊不可，脫手竟杳。生為歎息不已。

明夕，冀其復臨。而音信渺然，徒增慨想。越數日，生赴友人之招，薄醉而歸。月暗星稀，方慮途行躑躅，猝見有雙燈前導者。跟蹤疾趨而前，則娉婷雅步者，乃前日所遇之女也。邂逅獲逢，喜出意外。急詢：「何之？」女曰：「歸自舅家，茲將返舍耳。父母俱已他往，故命余看屋耳。君盍不一臨我家？」生欣然許之。並肩入門，攜手登堂，儼然伉儷之雙雙以至也。生視其屋雖稍狹，而雅潔異常，可稱精廬。入其室，雛鬟四五，並皆佳妙，進茗供果，趨走盈前。女命設席於玉樓下。須臾，婢來報云：「席已具矣。」女導生往。凡曆數重門閤，而後得入，珠簾翠幕，華煥奪目。坐甫定，肴饌已絡繹而至，但覺其味甘美，竟莫名其妙。酒數巡，生已微醺。女起，親自執壺，注酒生杯曰：「請即飲盡，妾有一言奉告。疇昔之夜，君牽裾相留，時妾早已心許，第未稟命父母，不敢以身事君。歸後父母因余姻事，互相勃溪。父謂我母曰：『許家青士固翩翩美少年也，才調亦不下於儔輩，汝執意拗卻，致令低昂不就，蹉跎至今，然則將使其以羊角老耶？』母氏謂：『嗣後惟任君意，不復與聞，勿再怨老娘饒舌也。』父私引余至別室，密謂余曰：『汝讀書識字，既具靈心，相士亦當具有慧眼。汝今長矣，任汝擇人而事，我不汝尤也。』妾曾言君固爽士，可托終身，父已首肯。今父母俱往南海，獨遺妾在家，蓋特宛轉以遂兒女子私情也。君如有意，當即舅氏執柯；若始亂之而終棄之，則知君固弗為也。苟慾望為桑間濮上之行，則妾之所不敢出也。」生立罄一大白，曰：「善。謹如尊命。」是夕，生下榻於墨華。凌晨，女招舅氏至，為主婚禮。

舅氏廣額豐頰，長髯拂腹，一見生，即器之曰：「此不凡材也。甥女正法眼藏，自當不謬。」遂擇吉期於翌日。交拜合卺，一如世俗禮。既卻扇，容光四射，嬌豔如初日芙蓉，曉露萼萼。生與女琴瑟之諧，自不必言。在苒月餘，屈指試期已屆，生將出應秋闈。女曰：「君非功名中人，又何必多此三場冷飯？」遂令屏棄帖括，專力詩詞，時與生聯吟覓句，互相唱和。鍵關卻掃，不問戶以外事。生友有來訪者，均謝絕之。金風既轉，玉露將凝。女謂生曰：「昨接家書，知南海人不日言旋。阿父固早有館甥之意，恐母氏或有謫言，甚非所以待嬌客也。不如仍還君園，彼離妾家，相距非遙，妾欲歸甯，朝夕可往還也。」生亦以為可。

宦贈什物，殆逾萬金，移徙數日猶未盡，左右鄰里俱嘖嘖羨其殷富。適郡紳服闋入都，將鬻此園為行資，已與別家有成說。女聞之，鄧生加價售之。生擬遣僕取之家中。女曰：「無需也，妾囊中固有□萬金，向為君援卜式例納資入官，已得監司之職，特以瑣事，未及告君知耳。若欲售園，資固不乏也。」生曰：「卿父固遠勝卓王孫矣。」女笑曰：「妾以不作文君之私奔，故有此耳。」園既屬生，宏加修葺，更買園左隙地以恢拓之。由是生往來於杭紹之間，枕石漱流，耕山釣水，不復再圖進取。女無所出，勸生納室為嗣續計。

適有吳門金媼攜女居湧金門外，年甫及笄，頗具姿首。女工刺繡，恒以□指餬口，供母甘旨，鄰右多以孝女稱之。女聞之，謂生曰：「是可娶也。」生持不可。女竟不謀於生，令媒媼往問。索五百金，立畀之，娶以歸，熏沐修飾，而後令生見之。生無言，不置可否，遂命侍寢。金女善伺生意，而朝夕事女無愆容。逾年，金女舉一子，啼聲甚雄。女往覘之，喜曰：「此亢宗子也。」命名曰「啟豐」。

一日，女家中人來迎女歸，車馬喧闐，輿從赫奕。女乘軒將發，而意殊凄然，謂生曰：「郎已有後，善保玉體，毋以妾為念。」生曰：「暫別旬日，何便作此態向人？」因反覆慰藉之，女淚珠墮襟袖間。生代為拭面，意大不忍，即欲偕女同往，女急止之。車遽展輪，馳電邁，頃刻已杳。既而逾所約期，不見女返。遣人往省，其屋已空，入其內，荒草寒煙，淒涼滿目。遍詢附近居鄰，則絕無所謂楊姓者，返報於生。生大驚但，自往尋問，凡曆數日，有老者曰：「此屋為楊駙馬舊宅，久無人居，且屢聞怪異。想君所遇者，妖狐鬼魅耶？」生瞠目不能答，西望躊躇，策馬而歸。